****

**当代中国经济课程论文**

|  |  |
| --- | --- |
| 题目： | 《论消费信贷对于资本限度的超越》 |
| 姓名： | 刘凌希 |
| 学号： | 2021000350 |

论消费信贷对于资本限度的超越

刘凌希 2021000350

摘 要：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与资本扩张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断突出。消费信贷作为调节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矛盾的途径，其意义日益凸显。在金融化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下，消费产业独立化发展，工人阶级获得信用，使得金融资本渗透到居民家庭部门，深刻影响着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本质上是对于劳动力的二次剥削。因此，需要警惕居民部门信用过度积累带来的经济风险。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面临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警惕消费信贷过度积累造成的陷阱。

关键词：消费信贷 劳动力再生产 生产过剩 剩余价值实现 二次剥削

**一、引言**

消费信贷通过提供跨期消费的方式缓解居民的预算约束，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具体来说，消费信贷主要指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发放的专用于消费的信贷量，包括长期消费信贷和短期消费信贷。[[1]](#footnote-1)①学者们研究表明，消费信贷可以提高消费水平，[[2]](#footnote-2)②[[3]](#footnote-3)③[[4]](#footnote-4)④并且对于不同消费主体和消费对象产生异质性影响，对国民经济带来结构性转变。[[5]](#footnote-5)⑤[[6]](#footnote-6)⑥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需求不足的问题内生存在，需要采取有效手段来化解生产的相对过剩带来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难题，从而避免经济停滞甚至爆发危机。消费信贷作为缓解需求不足的手段之一，将居民消费纳入到资本逐利的循环过程中，使得资本运动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联，这种金融信用体系的扩张使得资本超越原来的限度，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矛盾，推动经济在更长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繁荣。

将消费信贷作为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从而带动居民消费升级，推动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已经在发达国家获得了成功的尝试。近年来，消费信贷在我国也获得了迅猛发展。自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开办耐用品消费信贷业务和信用卡业务以来，我国消费信贷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家庭信贷消费支出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不断增加，信贷消费的观念逐渐普及，消费信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消费信贷不是百利无一害的良药，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全世界敲响警钟，显示出美国典型的超前消费模式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消费信贷可能会进一步加深经济内在矛盾，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警示世人应该用更谨慎的态度对待消费信贷。

本文通过阐明劳动力再生产与资本扩张之间的矛盾，得出资本会介入居民消费领域的结论。并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分析消费信贷的内在机制，探索这种具有金融化趋势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并给出可行性建议。

**二、劳动力再生产与资本扩张之间的矛盾**

（一）劳动力再生产创造的有限需求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导致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人们的购买能力却相对萎缩。居民的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过程的结果表现为劳动力，即“个人消费的产物是劳动者本身”。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产品是商品，这就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7]](#footnote-7)⑧

雇佣劳动再生产的消费过程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的需求，具有有限性的特点。根据马克思的个体发展“三阶段论”，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将居民对于消费的需求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生理需要，也就是劳动力本身最基础的、维持机体能力的需要，是需求的下限；其次，表现为必需品，这由一定的社会环境、生活习惯所决定，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需要；最后是社会需要，是劳动力作为社会人要求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需求，是劳动力需求的上限。①[[8]](#footnote-8)劳动力实际可以满足的需求主要受到工资水平的制约，处于需求的上下限之间。由于工资是资本家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家们具有强烈的通过压低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的动机，进一步限制了劳动力实现有限需求的能力。除此之外，工人的消费能力不仅受到工资水平的制约，“只有在他们（工人）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 ②[[9]](#footnote-9)，因此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也就是再生产的能力就将被进一步限制。总之，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在劳资力量对比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进一步萎缩。

（二）生产的相对过剩

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式中，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分工细化与协作深化使得生产力得到快速释放，制造出繁荣的物质产品，并通过商品交换满足了更大的消费需求，推动了社会物质生活快速发展。然而，生产与消费在时空与主体等多个层面上的分离使得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实现相分离，使得危机的发生成为可能。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异化和窄化为资本运动过程之后，资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就不再局限于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而是在于持续获得大规模的利润，不断占有更大规模的剩余价值。因此，区别于早期简单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实现价值增殖。这种生产目的的转变导致生产更加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与消费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突出，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系统性危机。此时，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不断激化最终将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资本家们对于占有剩余价值的欲望并不能被可置信地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体系性、结构性的特点，遵循竞争的逻辑，难以被单个资本家的意志所左右。资本家实际上是资本的人格化，一旦资本家停止竞争，不再遵循资本的逻辑行动，就将面临失败。因此竞争导致的无限的逐利倾向具有强制性的特点，①[[10]](#footnote-10)使得生产相对过剩的倾向难以克服。

在大量无产阶级基本需求还无法满足，“贫困化”造成相对生产过剩问题的同时，局部的生产绝对过剩已经存在。资本会为有支付能力的人们生产。而人的需要是一个不断开发的过程，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结构性的上限，使得生产在绝对的意义上超出社会富裕阶层的需要，造成大量的浪费。此时，资本需要开辟出人们新的需要。

（三）调节生产与实现之间矛盾的途径

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和需求的相对萎缩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探索出新的模式，调和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其中，扩大劳动人口规模、扩张资产阶级奢侈型消费的规模、扩大“有闲阶级”等办法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避免爆发经济危机。除此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资本的产生成为必然，资本通过金融这种更加灵活的形式占有资本，并从更加广泛的渠道获得收入，拓宽了资本的限度，为经济稳定与增长提供了空间。当金融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支配性影响时，经济就发生了金融化的转变。“所谓金融化，就是人们日益以货币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形式进行资本和收入的占有与积累，相应地人们通过这些媒介形成资本和收入上的占有关系”。②[[11]](#footnote-11)从资本运动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变有三种途径：首先，在非金融企业，尤其是物质生产部门之内，企业更多将资本以获利为目的投入到金融活动中，而非仅仅是为了对冲风险；其次，在非生产领域的金融部门内部，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各种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生品使得金融资产可以实现自我增殖；最后，一部分社会资本还会涌入个体和家庭部门，参与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③[[12]](#footnote-12)这种个人与家庭部门金融化的转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消费信贷是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金融资本以及金融化的转变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为经济注入了活力。消费信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供需平衡，提高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但是这种以金融系统扩张为特点的积累模式的转变，虽然可以超越资本的限度，缓解其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矛盾，①[[13]](#footnote-13)“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②[[14]](#footnote-14)

**三、消费信贷超越资本限度的内在机制**

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提供给工人的信用可以被相对的忽视，“因为大多数的收入花费者，工人，相对较少的能够进行赊购” ③[[15]](#footnote-15)。直到全球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真正进入到消费领域并按照平均利润率占有剩余价值时，消费领域在资本家的眼中实现独立化。获得了消费者信用的工人阶级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消费基金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而在向消费资本支付利息时又经历了资本的二次剥削。消费产业独立化和消费资本主义化是现代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重要差别。要想揭示消费信贷的内在机制，首先要揭开消费产业独立化的神秘面纱，揭露消费资本“等量资本创造等量利润”观念背后的拜物教本质，从而解释工人如何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被消费信贷二次剥削。

首先，消费产业独立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孕育而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同时流通领域的发展使商品快速到达市场，大量商品聚集到市场上等待出售。然而工人阶级的消费资金有限，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商品的价值难以实现。如果不对个人消费领域进行改革，将消费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消费的规模与质量就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因此，一部分资本需要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同时，特定历史环境也为这一转化提供了条件：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彻底民主化、经济上实行福利国家政策、意识形态领域转向新政自由主义，为消费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消费基金、人口、技术等客观条件；资本家不断缩减非生产费用的主观诉求，要求利用分工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专业效应降低销售的成本。在这种主客观历史条件之下，消费领域的利润率不断提高，甚至超过了生产领域的利润率水平。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将个人消费纳入到资本的支配之下，使得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过程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而存在。

其次，工人阶级获得了信用，消费资本主义化深入发展。在古典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长期受萨伊定律影响，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1929年“大萧条”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被广泛接受。二战后，西方国家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刺激消费，一方面，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刺激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赋予工人信用，通过信用卡、按揭贷款等金融工具鼓励消费，消费信贷的具体形式也不断发展。工人阶级获得信用以后，努力存款攒钱不再是购买商品——尤其是那些较为昂贵的耐用品和不动产——的唯一途径，还可以通过消费者信用预支未来的收入，贷款购买商品。同时，资本家将潜在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息资本，开始通过消费信贷在消费领域获得利息。这一部分利息来自于消费者未来的消费基金，并由消费者额外支付给资本家。因此，为了支付这一笔利息，工人必须节约自己的劳动工资，并且能够按照劳动契约持续工作，以攒出支付利息的货币。可以说，工人阶级可以在个人消费领域允许资本家的二次剥削，“是因为他们勉强还能节约下去”①[[16]](#footnote-16)。

消费产业独立化以后，消费资本和生产资本一样，也获得平均利润率，也就是通过消费者信用收取的利息部分。由“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是生产过程中的无偿劳动”和“生产劳动创造价值，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可知，消费过程属于非生产过程，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投入在消费领域的资本作为生息资本会获得平均利息，而平均利息的本质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生产剩余价值的消费领域出现了剩余价值，不存在剥削的地方出现了二次剥削。这就说明，消费资本通过二次剥削所占有的利息，也就是剩余价值，已经被生产过程提前创造出来，并包含在工人的消费基金中。工人从产业资本家手中分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生产资本对于工人的剥削减轻了，为消费资本对工人进行的二次剥削留出空间。因此，二次剥削的本质是对剩余价值再分配和重新占有。②[[17]](#footnote-17)

用表示工人的总产出的价值，表示工人总产出中由固定资本转移的价值部分，表示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表示工人产出中剩余价值部分，用表示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表示消费领域的剩余价值，物价水平为，工人的名义工资（即工人的消费基金）为。则剩余价值可以表示为：

（3）

也就是说，消费信贷所代表的消费资本对于工人的二次剥削，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重新分配。

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可以表示为：

（4）

因此，在消费产业独立化、工人获得信用的情况下，工人获得的消费基金可以表示为：

（5）

上述公式建立在消费者获得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消费基金、剩余价值由资本全部占有的前提条件之下。当消费者所需要支付的消费信贷的利息大于消费领域的剩余价值部分时，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情况恶化，劳动力萎缩；当工人阶级向消费信贷所支付的利息部分小于消费领域的剩余价值部分时，则部分增加，说明工人的消费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改善。

**四、结论与启示**

消费信贷为工人阶级的日常消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提供便利手段，放松了预算约束，促进消费需求，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渗透不断深化。但是，消费信贷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成本，带来的服务费用最终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并且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居民对于消费信贷产品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高收益人群更容易享受到消费金融的利好，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加剧贫富分化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由于消费信贷本质上是资本在消费领域对于工人阶级的二次剥削，资本的逐利性可能导致生产资本日益萎缩、社会贫富分化增大、经济风险增加，最终导致劳动力阶级萎缩等问题，阻碍了消费需求的长期高涨，不利于经济体长期健康运行，危害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目标。因此，需要对外部环境，例如市场、机构、政府等，进行正确的监管、扶持和引导，来保障通过适当消费信贷释放消费需求，使劳动力再生产释放更大生机与活力，更好地进行生产活动，促进国内经济良性循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坚持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蓬勃发展，这是适应中国国情、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的长期存在，在社会化生产和私有经济的矛盾之下所导致的产能过剩、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将长期存在，使中国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相通之处，因此，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发展消费信贷业务，刺激有效需求，消费信贷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我国消费信贷业务快速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对于信贷机构的管控，这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避免过度金融化的重要举措。

对于居民家庭来说，生活成本上升、劳资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地位以及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压力过大等原因，可能导致一些居民家庭过度依赖消费信贷，过度进行负债消费，最终造成严重的不良结果。①[[18]](#footnote-18)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不断加深、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世界经济运行风险不断增加，国内企业面临更加严酷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局面，需要通过不断降低成本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谋取出路。因此，资本家们倾向于挤压可变资本，可能会产生降低实际工资或减缓工资增速的情况。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深入影响着经济系统中的各个主体，机器换人、数字鸿沟等新现象的出现深刻调整了既有劳资关系格局，使得雇佣劳动力在经济体系中处在更加劣势的地位，贫富分化的问题更为严重。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习惯要求的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升，使得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因此，从需求端来看，避免信用在居民部门的过渡积累也面临严峻挑战。

为促进消费信贷进一步发展，提升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和效率，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持续活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方面，政府应当不断完善消费信贷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当持续加强对相关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防止金融部门过热，并不断鼓励实体经济发展，使消费信贷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政府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稳定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价格，减小大额支出的不确定预期；缩小收入差距，稳步提升居民预期收入水平，并且大力促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居民的比重，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上，保证收入水平的稳步增长是发展消费信贷的根本要求，否则会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这也为实体经济持续繁荣提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消费者应该不断培养自身理财能力，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合理运用消费信贷等金融工具，实现可持续的消费升级，为实现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目标贡献力量。除此之外，快速发展的消费信贷业务存在引导过度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行为，当这种消费模式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时，劳动力再生产对于虚拟资本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的内在不稳定性使得整个经济体运行过程中中至关重要的家庭部门实际收入水平缺乏有效保障，居民部门的高杠杆率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大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甚至阻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因此，每一个消费者都应当不断提高防控风险的能力，了解相关国家政策，提高对于消费信贷产品的理解，理性消费，从而做出更加优化的选择。

1. ① 剧锦文、常耀中：《消费信贷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年第7期。 [↑](#footnote-ref-1)
2. ② 林晓楠：《消费信贷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分析》，《财贸经济》2006年第11期。 [↑](#footnote-ref-2)
3. ③ 剧锦文、常耀中：《消费信贷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年第7期。 [↑](#footnote-ref-3)
4. ④ 李江一、李涵：《消费信贷如何影响家庭消费?》，《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 [↑](#footnote-ref-4)
5. ⑤ 王巧巧、容玲、傅联英：《信用卡支付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上海金融》2018年第11期。 [↑](#footnote-ref-5)
6. ⑥ 臧旭恒、李燕桥：《消费信贷、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基于2004～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 [↑](#footnote-ref-6)
7.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6页。 [↑](#footnote-ref-7)
8. ① 迈克尔·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翠秀红，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footnote-ref-8)
9.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页。 [↑](#footnote-ref-9)
10. ① 赵峰、段雨晨：《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及其现代意义》，《经济学家》2019年第3期。 [↑](#footnote-ref-10)
11. ② 陈享光：《金融化与现代金融资本的积累》，《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footnote-ref-11)
12. ③ 李连波、陈享光：《从金融资本到金融化资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footnote-ref-12)
13. ① 马慎萧：《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资本的金融掠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2期。 [↑](#footnote-ref-13)
1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8页。 [↑](#footnote-ref-14)
15.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4页。 [↑](#footnote-ref-15)
16. ① 渡边雅男、高晨曦：《资本对消费过程的统制:消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2期。 [↑](#footnote-ref-16)
17. ② 渡边雅男、高晨曦：《资本对消费过程的统制:消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2期。 [↑](#footnote-ref-17)
18. ① 李连波、陈享光：《从金融资本到金融化资本——日常生活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6期。 [↑](#footnote-ref-18)